

思绪飘零

喧哗与缄默

当今流行着一种社会病——“现代犬儒主义”，即每个人都对外的消极事物或现象说上一句“你懂的”，社会似乎和谐到了极致，无人抱怨指责，但是这样“安静祥和”的气氛却让人着实感到恐怖。当今同样还流行着一个词“愤青”。当龙应台的《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》一文被年轻人们领悟一番后，许许多多“愤青”站起来责怪国家和社会的不公，环境差，人口多，素质低。这版喧哗与缄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年轻的一代。

薄加伦
上海市格致中学高三(4)班

在社会异常安静时或众人异常喧哗时，往往说明我们的四周人心冷漠或迷失了自我，甚至多数人盲目跟风，随波逐流。此时，社会责任承担者不仅要学孔子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还要“吾日三省吾社会”。

别人都大声的时候，你要安静；别人都安静的时候，你要大声。这是一位理性的社会责任承担者应具备的素质和心态。

众声喧哗时，自我的缄默能使人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和明镜通透的心灵。因为缄默有时比大声更有力量，更震撼人心。一个人缄默时积累的知识能量往往在大声说话时更有底气，更具说服力，如同常年不喷发的火山，一旦喷发，那力量更胜于常喷发的活火山。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的智慧和哲理需要人们仔细品味，也将终生受用。

众声喧哗时，自我的大声便如同“东方的微光，林中的响箭，冬末的萌芽，是进军的第一步”，用沉淀的力量大声地指引出光明正确的道路。尼采曾说：“我的时代还未到来，有些人死后方生。”尼采的话不被当时同时代的人理解，但在如今却给了人们极大的启迪和智慧。

当你大声时，众生的不理睬或谩骂不能成为你住口的理由；当你安静时，众生的嘲笑和疯狂不能成为你头脑发热的借口。喧哗或缄默的力量都属于陈寅恪口中拥有“独立之人格，自由之精神”的人。

只希望现代犬儒主义者早日学会正确地“说话”，“愤青们”早日擦亮双眼，懂得理性地“说话”。承担责任，懂社会学地喧哗和缄默，每个人任重而道远。

冬日的阳光像是不小心跌进了我的房间，我眯着眼，好像又想起了曾经每年的冬天，每年最值得的一次旅程。

每年年三十前几天，我们就开始忙着准备回老家过年了。妈妈开始理东西，把冬衣和带回去的礼物、或是给新生小孩的亲戚带的衣服塞进箱子里。我陪妈妈去超市买很多在路上吃的零食，再听着爸爸假埋怨我们的嘴馋。爸爸在前一天会把车加好油。一切都笼罩在隐隐的期待和喜悦中。

出发的那天，阳光总是特别好。路上车总是很多，除去那些为了回家的火车票彻夜排队挤破头的人以外，像我们这样自己开车回家的也不在少数。从窗外望出去，总是能看到开车的爸爸、坐在副驾驶的妈妈和我一样坐在后面的孩子。有些孩子还很小，坐在妈妈怀里，小脸上



有感而发

值

江亦纯
上海市七宝中学高三18班

写满了雀跃或是期待的神情。爸爸开几个小时车就会和妈妈轮换，把座椅放低闭着眼休息。午饭往往是在高速旁的服务区解决的。从来不开车回家过年的人或许永远想象不了那样的场景。路边的积雪被人们踩得变成了灰黑色，停车场上停满了各个省市牌照的车，食堂里全都是一家几口在吃饭。灌开水的水箱前也排着长队。形形色色的人，操着各地的口音，聚集在这里，只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——回家，过年。

我有时也会想，这真的值得吗。每年一次的拥挤不堪，许许多多的路口收费，服务区的味同嚼蜡的饭菜，排着长队的加油站和总是不够加的汽油，堵车和走错路，下雪走着

冰的路段和偶尔擦肩的交通事故。而那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，彻夜排队抢票，提着比人还大的袋子，甚至在火车上站着度过一整夜。所有这些人，都只是为了赶在大年三十晚上之前回家。是什么值得如此奔波，值得如此辛苦却毫无怨言？或许是什么埋在他们骨子里的东西，无形地引领着他们；或许有一种强烈到无法比拟的情感，无声无息地搅动着这个世界，在每年飘雪的季节，把人们转动到他们最开始启程的地方。

天黑了，开着大灯行驶在依旧多车的国道上。家里爷爷奶奶的电话隔半个小时就会打来。看着那些越来越熟悉的绿色路牌上反光的地

名，我的心情也愈发地喜悦起来。终于要到了——那里有虽然早过了吃饭的钟点却依旧摆满了一桌子的饭菜，有翘首等待的爷爷奶奶，有温暖的避风的家。

车缓缓停在了楼下。爷爷下楼来拉住了车里的我的手，然后帮爸爸把行李搬上楼。上楼有奶奶开着门在等，有盛好的饭菜。一年之中值得珍惜的时光有很多，但我最爱的时光或许就是此时此刻。我或许终于理解了那些已经到家了或还没到家的人们，他们固执得像是被钉子钉在了墙上的选择。

那里是根，是源，是启程的地方。无论走到哪里，身处何方，对家以及那里的亲人的牵挂从不会减少半分。而每年最最拥挤不堪的旅程，好像也变得值得甚至期盼了。

因为在这世间，对家的爱和敬仰值得付出一切。

幸福列车

有形的翅膀

胡耀瀚莹
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三(1)班

从小我就喜欢画画，家长、老师都说我的画很有想像力和创造力。3月23日我将10岁了。10岁是人生中第一个大生日，我想过一个与众不同而有意义生日。所以我打算从平时画的三四百张画中选择一部分画作，办一个画展(左图为其中一幅“棒棒糖”)，以庆祝自己的生日。画展的名字叫“有形的翅膀”，意思是：长了翅膀的“画笔”带着我飞翔在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天空。

这次画展我还有一个想法，就是鼓励小朋友去了解关于画画的故事，并让他们知道画画是多

么有趣快乐。当我牙牙学语时，我喜欢拿着画笔在白纸上一边“讲”着奇奇怪怪的语言，一边画着“无人知晓”的图形。三岁时，我开始在我家墙上随意“创作”，虽然被爸爸“和风细雨”般地批评，但不能阻止我的“创作”。后来，爸爸妈妈帮我报了画画班，我就开始正儿八经在课堂学画画了。其实，爸爸妈妈希望我多学点知识，他们还让我学习钢琴、英语、下棋等，但是我每次上画画课都是最兴奋的、最激动的，每次上课老师都会讲一个主题，让我们围绕主题展开想像。我

的想像总是天马行空的，是别人意想不到。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学了六年，大家都说我画的画色彩特别大胆，想像力特别丰富。我觉得学画画是永远快乐的，但是，学画画也不可能一帆风顺，总有“山”挡住你的去路，那就看你如何选择，有些人会选择打退堂鼓，有些人会选择勇敢地登上“山峰”。

我希望画画这个爱好一直陪伴着我，长大后不开心时能让我开心，心烦时能让我舒心。让画画见证我的成长……

吾爱书海

我终于敢说“我读懂你了”

陈函冰
上海民办杨浦实验学校初三(2)班

我在百度百科里读过你，我在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里读过你，我在学校组织的春游里读过你，我还在梦中读过你。但我不敢说“我读懂你了”。你之于我，就像撒哈拉之于三毛——是一种“不能解释的，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。”

一个烟雨蒙蒙的春日，我再次走进你。这一次，我不再迷失在你2.6万平方米的土地上，不再徜徉在你长满奇花异草的园林中，不再留恋你别具一格的古朴建筑，也不再惊叹你“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”的头衔。哦，天一阁，我只在意历经450载风雨变迁的你，有怎样的风骨和性情！

我伫立在你的主人范钦的雕像前遥想当年。我看到，风华正茂的他每到一地做官都悉心搜集各类典籍，终至7万余卷。我听见，每天晚

上他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，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。我想象，八十高龄的他在临终前宣布那个遗嘱时是怎样的心情？他把大儿子和二儿媳叫到跟前挑选遗产。遗产只有两份，一份是万两白银，一份是一楼藏书。这是多么奇怪的遗产分割法啊！然而，他的大儿子立即开口说愿意继承藏书楼。我突然读懂了他的心思——这是他给自己出的难题：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、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，要么让这一切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！想到这里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哦，天一阁，没有范钦当初“壮士断腕”的决心，你一定活不到今天！

我走在藏书楼的楼梯上步履沉重。我想起嘉庆年间那个叫钱绣芸的姑娘。她原是宁波知府的侄女，为了到天一阁读书，竟要知府作媒嫁

给了范家。但她万万没想到，成了范家媳妇后，她也没有登上过藏书楼一步。我无法想像，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是在怎样巨大的失落和无奈中郁郁而终的。天一阁啊天一阁，你怎么允许范家立下“不许女子登藏书楼”的家规？你说，何止是女子？范家规定，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。所以，能登楼的人实在聊聊无几。然而那一天，范家各房竟为大学者黄宗羲交出了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，允许他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。从此，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。这让我百感交集。哦，天一阁，你就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缩影！

我仰望藏书橱内密密麻麻的藏书，内心隐隐作痛。历经一次又一次浩劫，还有多少书仍然飘零在外不

知所踪？1914年，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，每日以所带枣子充饥。在东墙外的河上，有小船接送。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。钱绣芸小姐终身可望而不可即的楼板，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，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大堆枣核在上面。哦，天一阁，我恨我的手无法伸过重重岁月，把那个偷儿赶出楼去，还你一世安宁……

穿梭在你400多年的风雨时空里，我的心情沉重而宁静，悲怆又神圣。正如“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，我相信“一千个游人眼里也有一千个不同的你”。我终于敢说“我读懂你了”——你是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，你是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神圣象征，你是一个古老民族渴求和珍惜文化的历史见证，你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奇迹！

人物素描

我最紧张的一件事

邱晋枫
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初一(四)班

“这孩子怎么少了颗牙。”我妈这时忍不住凑上来看，医生说：“你看，这边的牙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。再看这边的牙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那一颗牙长在这。”随后，指了指我的牙龈，“在这里。”这时，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我一个月前牙痛是因为牙齿在里面长。一阵检查后，医生随后跟我们约了周二下午来拔牙，虽然医生说

不痛，可是我还是有一丝担心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想起了牙医的话：有颗牙完全长在肉里面了，不拔掉就没法矫正。我突然觉得两腿有些支撑不住自己的重量了。

再次来到医院，就是拔牙了！我看见医生把手套戴上，我心里还是没有底，越想越心慌，脑子里一直在胡思乱想：拔牙要多长时间？如果拔不掉怎么办？如果医生失手了怎么办？忽然，眼前一闪，我心中一震，医生已经拿着针管准备打麻药了。我感觉到一阵刺痛，越来越深，就在我要忍不住想要叫医生停下来的时候，医生说好了。一股苦味，我想那准是麻药的味道，还不知道有什么特效。想着想着，那边就像冻起来了一样。我看见医生拿了一小堆手术工具，有钳子，小锤子，铁棒等等。我

的双手就不由自主地握在了一起，越握越紧。医生看了下刀，接着就在我嘴里划了起来，而我只能用嘴唇感觉到刀子在动。

一开始一切顺利，可听见医生说：“怎么流血流这么多？！”就知道不顺利了，果然，医生中止了手术，给我打了一记止血针，不一会儿，医生又说：“怎么打了止血针还在流？”我能感觉到的仅仅是一块一块止血纱布从我口中拿出，还有嗓子里略带甜味的血腥味，仿佛我成

了一个吸血鬼。医生一开始吹牛说不用帮忙的，到这时却叫来了一个护士。我的脑子也有点晕了，双手握得比原来紧了很多，我想：万一流血过多不行了怎么办，早知道这样，寒假作业就不写了……一阵锤子清脆有力的敲击声打破了我的沉思。随后，医生从我的嘴里取出了那颗完全长在肉里的牙齿，又缝了三针后，宣告拔牙结束。当我放松下来的时候，发现整个人因为拔牙时过度紧张，脊椎都绷成了直线，握在一起的手也早已“湿哒哒”了。

回家路上，药效渐退，缝针处变得越来越痛。新一轮的紧张似乎又要开始。虽然最紧张的时刻已经过去。以后每当我听到铁器的碰撞声时，我还是由不得牙齿发颤。

以前，我的牙神经坏死被医生摘除的时候，我以为那是我最紧张的事了。没想到，这个寒假里，让我更紧张的事情发生了，那就是拔牙！很多人认为拔牙会打麻药，怎么会紧张呢？！那我慢慢来讲吧。

我妈妈认为我门牙中间有一条缝，不太美观，于是提出带我去看牙医。我心想：牙医用的那台机器看上去让人不忍直视，有钻子、锥子、钳子……想到这，我的脸禁不住稍微抽搐了一下，内心的紧张油然而生。